



文化遗产赋彩美好生活

——我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走笔

本报记者 赵永宏



大同陶雕传承人盛向东在制作文创产品。赵永宏 摄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一个重要元素就是从精神资源角度对文化遗产进行再阐释、再挖掘和再转化，释放蕴藏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潜能，让文化遗产从典籍、考古、博物馆，从民间、大众以及历史中走出来，续写传统文化复兴的新篇章。6月8日是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主题为“保护传承非遗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时代华章”。文博行业活动主题是“保护文物 传承文明”。围绕活动主题，我市推出众多活动，通过展览、展演展示和讲座等形式，向市民游客展示大同近年来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成果，普及相关知识，不断提升全社会关注文化遗产、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用文化遗产讲好“大同故事”。

共赴非遗之约

日前，“传承千年文化瑰宝”大同非遗展在大同市美术馆6号展厅开展，50多个非遗项目200件非遗精品，让市民、游客充分感受古都大同非遗魅力。展览中，300多个品种的大同铜

器，以光泽明亮的外形、富丽堂皇的色彩、浓郁的民族传统风格和独特的地方艺术特色，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北魏孝文帝的姓氏改革表”，一个个文字仿佛诉说着作为北魏故都的大同那一段走向民族交融的灿烂历史。

本次展览由大同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大同市美术馆、大同市文化馆、大同市非遗保护协会承办，是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之一，旨在推动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展示的作品既有盘扣结艺、绳艺、柳编、金属丝编织，也有剪纸、木雕、皮雕、砖雕，还有泥塑、面塑、绢人及蝶式画、葫芦烫画、麦秸画等，作品极具个性，特别是非遗传承人用新材料、新技术等创新手段不断延伸创作，令人眼前一亮。展览不仅展现了大同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令人叫绝的非遗技艺。

市文旅局非遗科科长管盛毅说，目前，大同市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0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35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6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56名、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188名。这些非遗项目和非遗传承人已成为大同独特的地域文化符号。

“云冈康氏绢人”是省级非遗项目，传承人郭洁依据传承脉络，设计开发云冈绢人非遗文创产品，现场展示的绢人做工精细，韵味别致。她还多次应市雕塑博物馆之邀，在“不期而遇——博物馆系列公开课”向市民游客深度讲解大同绢人传统工艺融入生活的无限趣味。

另外，按照省文旅厅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工作部署，活动将持续至7月中旬。我市将陆续举办“荣耀非遗”“非遗之夜颁奖晚会和“雅赏非遗”作品展、“图赏非遗”图片展、“乐舞非遗”展演、“乐购非遗”购物节、“乐玩非遗”体验活动。在暑期旅游市场旺季之时，通过一系列非遗活动，让来同游客沉浸式体验大同非遗魅力。

共享保护成果

文物赋彩，彰显自信。2024“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云冈研究院和市文物部门从文物增强文化自信、文物点亮人文城市、文物助力乡村振兴等不同角度，探讨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各县区文物部门组织文物惠民活动，向市民普及文物保护基本常识。

市雕塑博物馆馆长张万军说，6月7日起，“探索历史的深度，体验文化的广度”——大同市雕塑博物馆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与端午节主题活动启动。6月8日，“重圆的宝物”体验活动在市雕塑博物馆西厅一层8号展厅举行，活动通过生动有趣的文物修复课程和材料包，尽可能地还原文物修复工作现场，让参与者通过修复不同类型的文物，深入了解文物修复的奥秘，感受文物背后的历史温度。同日，在市雕塑博物馆二层文化长廊，“传统纸

鸢”非遗手工体验让参与者学习制作传统风筝，了解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和制作工艺。

云冈石窟代表着五世纪世界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石窟。宏阔瑰丽的云冈石窟吸收和借鉴印度、中亚文化，汲取希腊、罗马艺术元素，使其成为世界雕刻艺术史上的奇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走进云冈石窟第六窟，恰遇工作人员在做日常保养。“每一项都要记清楚、写明白。当天的气候、温度、湿度、病害的类型、规格……”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工作人员孙波告诉记者，他正指导学生如何记录洞窟检测的相关数据。“数据就像人的体检报告，哪里出了问题，一看便知。”孙波说，作为一位1500多岁的“高龄老人”，云冈石窟面临不同程度的风化，部分洞窟的整体稳定性也亟待加强，一代代云冈人在保护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取得丰硕成果。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云冈石窟陆续实施了抢险加固、危岩加固及排水等工程，有效解决了石窟的稳定性问题。近年来，在确保石窟安全的基础上，云冈研究院又开展了一系列预防性保护、精细化维护工程。

如今，利用三维激光扫描、近景摄影测量等技术手段，云冈石窟开展了高精度数字化保护工程，现已完成石窟总量的2/3，数据精度可达到8K、0.03毫米。其中，第13窟的数字化重建与三维信息系统构建项目，攻克了国内大型单体高浮雕石窟寺整体洞窟高精度三维建模技术难题。此外，云冈石窟还编制完成了4项文物数字化地方行业标准，其中一项成为中组六省文物地方行业标准。

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云冈、恋上云冈。他们从过去的几小时匆匆游览，到现在有人甚至可以待上一整天。这让云冈人感到欣慰的同时，更觉得保护工作任重道远。



云冈研究院文物修复师正在修复壁画。赵永宏 摄

探寻“梁林”秘境

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营造学社成员考察云冈石窟，随后在合著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发表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分析了云冈石窟表现的建筑形式和窟前附属建筑，第一次从建筑学角度研究云冈石窟的历史价值。在善化寺、梁思成一进殿堂就爬上梁柱，然后一边量尺寸一边画草图。如今，这张梁思成爬上善化寺的照片依然放置在梁思成纪念馆。



讲好木兰故事，塑造文创品牌。赵永宏 摄

民间视听
抖音号：76804949657
大同今昔对比
让城市留下记忆 让人们记住乡愁

大同市歌舞剧院
文艺创作表演 文艺交流策划
舞台造型策划 舞台设备租赁
地址：经济开发区柳莺路聚庄文化产业园
QQ:345014025@qq.com
电话：0352-5375933

《大同日报》创刊75周年“我和《大同日报》”主题征文作品选登(11)

司令部街8号，梦开始的地方

贺英

一点都不夸张，自从上学时我知道“记者”这个职业，就梦想着将来成为一名记者，到报社工作。当年，大同日报社在司令部街，大北街与火神庙街交汇处。一幢青灰色的转角楼，底商铺面是大同日报广告部、卓艺广告公司。每次骑自行车路过这里，我都要驻足片刻，看着进出的人群，猜想他们大概都是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有趣的李冬宝和葛玲。

2001年2月底，一家广告公司招聘2名文案，广告公司当时代理了大同日报广告经营。这是一个绝佳的进入报社的机会，我当然要抓住。几乎是想都没想就去报名应聘了。在满屋应聘人的高谈阔论中，我一点都没有紧张，一点都没有怯场(这都不像我，以前我在生人面前怯于表达，满面通红却没半言)。那是命运对我的第一次眷顾吧！上天在那个春天眷顾了一个一直孜孜不倦、想通过勤奋努力来改变自

己的小小女子。几乎是当场就拍板定下了要我，后来的复试也就轻松而过了。

尽管在广告公司与报社之间隔着一堵人为的墙壁，还是名不副实，我可以每天骑着自行车进入报社大院，门房不拦我，我也可以利用送广告版的时间在各个楼层看看记者编辑们忙碌的身影。2001年12月广告公司退出了报纸广告代理，但报社将我们几个搞排版、设计、文案的人员留了下来，就这样，我“混”进了大同日报社的大门，直到今天。

司令部街8号是临街的广告部标注地址，每有广告热线打进来询问地

址，我们总会脱口而出：“司令部街8号！”是的，这是我梦开始的地方。在这里我学会了飞腾排版、平面设计、广告策划，学会了为商家写漂亮的文案和软文，甚至在地产行业风生水起之时，深度融入到地产开发商的前期规划与策划里，成了半个地产营销人。直到2014年，报社开始转型新媒体，创办了手机App“掌中大同”和微信公众平台矩阵，我才从广告策划转身，真正做了一个采与编混合的新型媒体人。用13年的时间靠近了这个梦想中的职业。

也许是围城定律吧，身处其中才发觉，记者的光环并不是你仰望时的

那样光鲜亮丽，其中甘苦自知。我曾经写过一篇《大同日报社的十二时辰》推文，从夜班编辑开始，从披星戴月奋战在每个深夜的要闻部开始，体验了采、编、签、发、印、送各个环节紧张有序的流程，见证了报、网、端、微各平台高速运转而不能停歇的媒体人的日常。夜班的老编辑几乎都是年轻干到两鬓斑白，红笔描白少年头。常常感叹：子非鱼，焉知鱼之难、鱼之累矣！

大同日报社从2014年开始的新媒体探索，也逼迫一大批采编人员转型，不仅会写、会编，更要会策划、拍摄、出镜、剪辑、编辑推送，甚至媒体运营，不

练个十八般武艺，似乎已经不能称作“记者”了。也正是这个契机，我开始学习拍摄、剪辑、新媒体策划，也重新学习大同的历史文化、人文地理，点点滴滴积累文博知识，近乎“疯狂”地让自己“长大”。

在报社工作，一晃23年。我经历了纸媒风生水起、各种子刊百花齐放的红火热闹，也经历了互联网冲击下她举步维艰的探索；经历了报纸广告经营年收入6300万的巅峰时刻，也见证了传统媒体广告被新媒体、自媒体拉下“神坛”的惨状；我参与了大同日报为这座城市奉献的古都灯会、汽车文化节、“影像的力量”影展、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等大型文化活动，也为自己留下一张张穿着军大衣或活动T恤

的照片。每每回看，总是百味杂陈。

今年5月5日是大同日报创刊75周年的日子，我特意回到司令部街8号。报社大院荒芜了好久，主楼、排房、库房，像极了年迈的老人，在5月的阳光下显得老气横秋。大门外“大同日报”四个字仍在，路过的一对背着双肩包的外地游客惊叹：“原来这里是报社啊！”我心里说：“没错，她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我和《大同日报》”主题征文
邮箱：fz80008@163.com

我诗歌远方的第一站

希冀

写诗始于七年前。那时，写只是娱己，从没想到真要把自己所谓的诗写成什么样子，更或者让它拥有远方。

记得第一次因为写诗上《大同日报》是2020年11月3日。作为大同诗歌研究会的一员，因一次中秋诗会，结识了大同更多的优秀诗人。报纸上报道我们这次诗会的题目我至今还记得——《让我们一起眺望诗和远方》，记者是赵永宏老师，赵老师也是一位作家，也写诗歌，正是他的这篇报道让我看到了远方的光，也是自己以“希冀”的笔名第一次在《大同日报》上出现。

说实话，作为中学教师，四面墙和一群孩子围着我的天地，是诗歌又为我打开一扇窗，插上一双想象的翅膀。而那时的想象双翅也只停留在十里河畔、五路山上。直到那次相聚，与侯建臣、任勇、王占斌、石因、于立强、黑牙、啜林儿、子夜、左左、火狼等这些大同市优秀的作家、诗人面对面交流，更深的接触无形给了我更大的动力。

之后，由黑牙老师荐稿，我的小诗多次登上《大同日报》，报纸大舞台上也有了了我的“一个小脚印”，这豆腐块的方寸之地对我影响是多么大啊，我把它喻作自己诗歌远方的第一站。

2022年，《大同日报》“奋斗者正青春”栏目又为我做了一个专访。2023年10月，《大同日报》又报道了我和学生参加全国诗歌大赛获奖的消息。今年，我的学生的文章也有幸刊载在日报和晚报。其间，更荣幸的是，我结识了日报社的冯桢、王春艳、郝雨三位老师，他们博学多才、工作敬业、为人谦和，其人其文深深感染感动着我。

看到“我和《大同日报》的故事”征文活动，本想提笔为这份温暖的报纸和背后默默付出温暖的大同日报人道一声感谢了。

我的启蒙老师《大同日报》

寇永菊

《大同日报》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的成长离不开《大同日报》的陪伴。

3岁那年，我得了一种怪病，从一得病，我就全身酸软，生活不能自理，就连晚上睡觉的时候翻身，都得妈妈帮着完成，吃饭端不起碗，喝水拿不了杯。我的童年是在泪水中长大的。在我8岁那年，和我同龄的小朋友都背着书包上学了，我也哭着闹着要去上学。妈妈流着泪答应了，说等她做好书包就让我去上学。我高兴地等着妈妈快点把书包做好，而妈妈的泪水却打湿了手中的针和线。当时我不明白妈妈为什么那么伤心。后来我终于知道，在妈妈一针一线缝着我的新书包的时候，她的心都碎了。过后，虽然我背上了新书包，却永远也没能走进学校的大门。

不能去上学，我无法自学。妈妈的文化水平不高，教不了我，我也不知道如何学习。当时，爸爸的单位订了《大同日报》，我就拿着报纸在上面找笔画最少的字去问人、认字，也许，对

于和我同龄的健康人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对于我来说却太难、太难了，我必须付出比常人多几十倍、几百倍的辛劳和汗水。有时，为了记住一个字，我要问好多人，在一次又一次的请教中，我才能真正明白这个字的意思，所以，凡到过我家的人都是我的老师。我必须时刻把每一个要学的字印在脑子里，遇到比较难的字，就写在手上，一般来说，我的两只手总是写得满满的，时不时地看一看，就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想着这个字。有时候把一个字记错了，我真恨不得打自己几巴掌，恨自己为什么这么笨、这么没用。功夫不负苦心人，慢慢地，我记了好多个字，并把《新华字典》从头到尾认真学了一遍，终于能看报纸了，读着报纸上的文章，我真是太兴奋了，我把报纸上所有的字都要看一遍，包括广告。

我可以感受世界了，我可以和这个世界交流了。对于从小就能够走进课堂读书的人来说，永远也体会不到我的这份喜悦。我一边看书一边又开始初中、高中、函授大学的课程。

我一边学习，一边又尝试着写作。由于身体不方便，一篇稿子需要写好的时间，但我没有退缩，也没有放弃，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我的作品发表了并获奖了。当我捧着奖状和荣誉证书时，泪水又一次湿了我的眼睛，这不仅仅是一份收获，更重要的是，我认识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我一遍一遍地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不再是一个废人了，我能够做成一些事情！

生活不只是艰难与疾病，还有诗和远方，《大同日报》是我的“诗与远方”。有一年，《大同日报》记者赵永宏带着作家侯建臣来到我家，当时，《大